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61
25 September 1975

CHINESE

第三十届会议

大会

第二三六一次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 一般性辩论〔9〕(续前)

演说人：

阿吉巴德先生 (达荷美)

奥尔绍夫斯基先生 (波兰)

范埃尔斯朗德先生 (比利时)

哈拉巴里先生 (伊朗)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5-70061/A

上午十时五十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阿吉巴德先生(达荷美)：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达荷美代表团热烈祝贺你当选为本组织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主席。我要向你表示，达荷美很高兴看到今年由你主持我们的会议。你的当选是因为大家景仰你卓越的人格、政治家的才干和个人的功劳，也是大家对贵国表示敬意，因为卢森堡固然是一个小国家，但却处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范围内，与四十六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的国家建立了真诚的合作关系。我国代表团深信，在你明智和有远见的领导下，我们的工作必定会有圆满的成果。

主席先生，在你前一任的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非洲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的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兄弟。我要向他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他主持第二十九届会议工作时的熟练情形，对他处理和解决他遇到的一些极其微妙问题时态度冷静和头脑清楚，对他所作的重要决定，表示满意和钦佩，这些决定一定会在本组织的历史上永垂不朽。许多人不断赞扬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成果，要不是我们的兄弟布特弗利卡勇敢不懈地劝服本组织各会员国放弃互相指控、对抗和无效果的对立，以便在国与国间相互依存的范围内协力合作建立一个为整个大家庭所热烈渴望的以正义和平等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就无法得到这些成果。

达荷美代表团除了要对你和前任主席表示赞扬以外，还要对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诚恳感激，他有效、积极和持续努力推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崇高目标，而这种目标就是我们宪章的基础。我国代表团认为，塞浦路斯两族通过他而进行的谈判所获得的进展，就充分证明我们的秘书长，假如能够取得所有国家，尤其是各大国的信赖和无私的合作，就能有更好的成绩，并且为当今各项迫切问题找到各方所接受的合理和公平解决方法。

在几天前大会接纳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和莫桑比克为会员国，达荷美对这几个兄弟国家的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并向这三个新国家的代表保证进行积极团结和兄弟般的合作。

在第三十届会议开始工作时，引人注目的是一向为本组织经常严重关注的大多数紧张地区几乎都没有战事。我们对这种有利的征兆应感到骄傲，虽然这种局势并不是国际大家庭造成的，而是直接有关的国家的政治意愿和决心以及超级大国的好意所造成的。

例如东南亚区域恢复了平静，而联合国却丝毫没能对此作出贡献。无论如何，我国代表团还是要表示很高兴看到现在坐在柬埔寨的席位上的是柬埔寨人民真正的代表。令人悲痛的是，回忆在一年前，因为有人在大会中耍花招，当时有些国家，包括达荷美，要求把朗诺集团的代表从这个会堂驱逐出去，并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代表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大会却拒绝接受这些国家的忠告。因此，大会没有抓住这个宝贵机会，根据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以和平手段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大会又一次地上了拖延战术、诽谤和诬赖的当，这种情形在本组织历史上常常发生。我们都知道的大多数国家，我不必在此指明是那些国家使我们在历来最大的这场外交战争中失败，但是在战场上柬埔寨人民却团结一致，愤恨一个超级大国的顽固，不惜任何代价想要保存并维持卖国贼朗诺及其集团，因而成功地使他们的国家摆脱了外国的武力统治。属于第三世界的一国人民使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遭到惨重失败，这一件事将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凡是有目不见，有耳不听，有智力却不能了解别人处境的人，都应该用心吸取这个教训。柬埔寨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任何一个军事强国，不论多大多强，都不能永远压制一国人民取得自由、尊严和独立的合法愿望。

达荷美人民要在所有勇敢的柬埔寨战士的墓前，表示最深的敬意，这些战士牺牲性命，使柬埔寨摆脱外国统治，给柬埔寨人民带来光荣，因而提高了殖民地人民和所有第三世界人民的尊严。达荷美同时向我们英勇的同事，柬埔寨人民的真正

代表，表示热烈的敬意，我们欢迎他们重新出席大会。

在越南南方，我们也得到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有决心要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和外国人的统治，能有什么成就。越南人民的起义，使他们在柬埔寨的兄弟开创的历史增添了新的一章，他们在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在几天之内就把妄图维持外国人所收买而为越南人民所唾弃的一小撮人的势力而勉强建立起来的制度整个推翻，使阮文绍集团和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遭到了巨大的惨败。英勇的战士们又一次地流血换取自由，这一次的战士是越南人。达荷美军事革命政府敬祝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因此，在柬埔寨和越南南方，正如在越南北方一样，人民的意志战胜了军事力量。这些国家国内现在获得和平，并且采取缓慢而稳健的发展途径，来医治战争的创伤，这个途径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不是别人命令采取的。

达荷美和友好的各国看到柬埔寨杰出的和真正的代表同我们一起出席大会，应该觉得高兴，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恢复他们合法权利的问题；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理由对越南南北两方的英勇人民和他们个别政府所遭遇到的命运表示不满，因为单凭一个大国的意志，就使这两越南政府不能加入本组织为正式会员国。一个超级大国的否决就足以抵销安全理事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赞成，这是不公平的。在一九七五年，当我们的组织正在逐步走向自己树立的会籍普遍性目标时，这种作法是一种不能许可、不可容忍的作法。我国代表团曾经赞成将关于接纳两个越南为会员国的项目列大会议程，希望安全理事会在重新审议这个问题时，能够充分考虑到我们大会几乎一致的愿望。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加顾到一九七五年的现实，而不必顾到在一九四五年时可令人理解但如今已没有什么道理的情况。我国代表团继续坚决认为，长期不许越南南北两方的人民加入本组织，是不对的。现在不应该存幻想而不面对现实。

因此，我国代表团重申去年所说的话，主张必须修改宪章，尤其是审查和修改安全理事会的否决权。假使理事会目前的组成仍然维持不变，那么就必须大多数

常任理事国反对，才能否决一项决议。我们第三世界的国家认为这是关乎本组织信用和效能的一个重要根本问题，因此应予以认真考虑。

在总结东南亚问题之前，我国代表团不能不提到朝鲜问题。幸而，这个问题已列入大会议程，我们以后会讨论到。然而，在目前的阶段，我们必须强调，自一九七二年直接有关的两方面发表声明答应展开对话，以便和平解决该国和平和自主统一的问题以来，虽然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曾经就这个项目通过了共同意见的案文，并于去年通过了一项决议，但是在这方面仍未取得进展。这方面没有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外国军队驻在朝鲜领土上。

美国政府付出大量经费维持所谓联合国部队，幸好它已经决定撤销联合国军司令部。但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军司令部虽然撤销了，但并没有撤离。这种解决方法毫不能便利南北双方取得联系，展开认真谈判，以期实现双方共同希望的统一。

达荷美代表团十分希望联合国及时履行它的义务。本组织必须要创立使停战转变为持久和平以及加速朝鲜两方自主和平统一的必要条件。要实现这一点，本大会就必须要呼吁所有的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的领土，以便朝鲜人民自行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中东地区目前比较和平，这就是说，那里的炮声并不响亮，至少并不猛烈。在那里，联合国除了派遣维持和平部队外，与那里的停火也是毫无关系；全靠超级大国的善意促成目前国际大家庭认为满意的局势。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实例，说明我们去年所说的话；当时我国代表团说，假使超级大国停止敌对行为，冲突地区就会永远消失。当然，各项脱离接触的协定都是付出了极大代价谈判和签订的，是谋求最后解决中东问题的具体步骤。

尤其令人庆幸的是，以色列终于承认它的和平及安全主要关键在于撤出它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但是这些暂时的解决方法不应使我们忘记问题的真正核心——巴勒斯坦问题。使巴勒斯坦人永远流浪外地是一种罪过，必须完全彻底纠正。巴

勒斯坦人民和犹太人一样，必须有自己的家园。这个愿望已在去年大会明确表示。因此，在极力认真彻底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以求最后解决众所周知的中东危机之前，所有表面粉饰的解决方法都是无效，中东地区也不会有和平。我们应告诉超级大国说，假使它们时时注意巴勒斯坦问题，并设法促进该地区人民的主要利益而不进行盲目的对抗，它们的行动就会对国际大家庭更有利益。

塞浦路斯问题仍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必须承认，两族在秘书长主持下进行的谈判已得到某些结果，虽然所得结果是很微小的。我国代表团坚决重申去年主张的立场。达荷美认为，目前有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国和塞浦路斯人民，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这个国家的人民以塞浦路斯人民的资格，而不是以希族塞人或土族塞人的资格，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本组织一旦引用“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这两个名词，就是承认分裂，并为外来侵略铺路，容许邻国干涉塞浦路斯的内政。

我们的说法有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土耳其军队以保护人民为借口，占领该岛最富庶的部分，然而因为这是超级大国故意造成的，国际社会不能采取行动应付。

我国代表团认为，除非本组织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不论它们是根据协定或是蓄意侵略和占领而进驻该岛，都应该自该岛撤出，不然就不能找到可以接受和切实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让塞浦路斯人民，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英明的领导下，在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国代表团强烈谴责脱离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妄想瓜分塞浦路斯的计谋。

自葡萄牙军队的青年军官掌握政权，卡埃塔诺反动退步集团被肃清以来，我们必须承认，葡萄牙虽然内部有困难，却能遵守它向大会和全世界作出的承诺。由于葡萄牙严格遵守原定的时间表，我们才能在这里欢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及莫桑比克的代表团。不幸安哥拉的非殖民化过程没有依照正常途径推进，这不仅是因为应该负起安哥拉独立的准备工作的各解放运动的代表没有达成协议，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某些外国觊觎该国大量财富和经济潜力而出面干涉。

我国代表团紧急呼吁我们安哥拉解放运动的兄弟们不要忘记他们争取独立的主

要目标，也不要忘记必须团结一致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而不要玩别人的把戏，因为这些人劝他们自相残杀，以图削弱他们的力量。我们安哥拉的兄弟们不应该忘记，非洲处于长期落后情况的原因是在它历史上某一个时候，非洲人被人掳走，被迫开发今天的工业化国家。

我们安哥拉的兄弟们必须了解，安哥拉人的自相残杀对安哥拉国的前途毫无利益，对整个非洲更没好处。未来的安哥拉是富庶的和繁荣的，需要全国人民来促进它的发展。

除了安哥拉局势令人感到十分遗憾外，以前各个葡管领土的非殖民化过程都很顺利，非洲可以引以为荣。但是其他的殖民地呢？我国代表团对科摩罗群岛的情况大惑不解。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法国，我们的朋友、非殖民化的倡导者，没有及时顺应科摩罗人民经常表示获得独立的愿望。

我国代表团不了解为什么在立法方面要花招，使科摩罗政府不得不单方面地宣布该领土独立？为什么不能避免向阿卜达拉总统的政府发动这种变相的政变？关于这些问题，达荷美代表团希望能够得到答复。达荷美代表团真诚希望顾全科摩罗人民的明确利益，不要妄图维护既得的利益和所获的好处，不论这些利益和好处是否与某个战略性军事基地有关。

达荷美赞成科摩罗取得任何形式的独立，并迫切呼吁以前管理国和科摩罗人民维护他们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我国政府很关心地注视南部非洲沃斯特和史密斯一帮人的花招，外表看来，他们的目的是要拟出一个共同纲领，来召开制宪会议，以商讨如何将权力移交给罗得西亚占绝大多数的黑人。

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当时我国政府对沃斯特狂热的活动和所谓的斡旋有重大的保留，是十足有理的。事实上，这个种族主义的头目毫无意思放松他令人憎恨、卑鄙下流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他呢？这个纳粹分子不理联合国许许多多的决议和国际法院的意见，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在那里设立“班图斯坦”，

使那个国家永远无法获得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怎样能够信任他呢？他说他正极力敦促他的走狗和帮凶史密斯客客气气地与罗得西亚解放运动的代表商讨筹开制宪会议的条件，我们怎样能够真正相信他呢？

现在，沃斯特、史密斯和其他的人应该知道非洲人并不愚蠢，各解放运动也不会受他们欺骗。非洲人知道，只有动用武力才能克服积习成癖的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顽固头脑，只有动用武力才能解放他们的领土，就象非洲其他地区和别处的情况一样。为了避免流血，史密斯就必须同意罗得西亚解放运动代表提出的先决条件，以证明他的善意，这些条件是：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在中立地区举行谈判、并限定把占少数的白人在尽可能最短的过渡时期后将权力移交给占绝大多数的黑人。

因此，解放运动绝对不肯在不利的条件下，在刀枪逼迫下，进行谈判。不用说，管理国也不能再扮演本丢彼拉多，它必须履行所负的义务，创造真诚、有用、有建设性的谈判所必需的条件。

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种族主义政权以为它声明抵制第三十届会议，就会影响到国际舆论。这一招确实很聪明。但是，不论南非代表团是否出席大会，它与联合国之间歧见的确还是存在，纳米比亚问题应该解决，不再延迟。南非留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自从国际法院发表意见以后，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了。我国代表团认为该政权采取措施加强并吞纳米比亚设立奥万博兰和其他地区，是对整个国际大家庭一种挑战。

面对着这种情况，大会应该采取最有力的行动，来说服这个为本组织唾弃的政权放弃那个不属于它的领土。本组织决心接管这个领土，直到可以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自己的时候为止，而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是西南非民组。

目前，在西非存在着一种人为的局势，使达荷美代表确实感到担忧。我们不明白非洲人自己怎能对非殖民化问题采取双重立场？他们怎能一面主张绝对必须按照第1514(XV)号决议内的《宣言》的规定进行非殖民化，一面却建议在国际法

院判定撒哈拉还没有变成西班牙统治的殖民地的情况以前，暂时停止适用这个《宣言》？

有人妄图使大会通过一项违反联合国原则的决议，等于使大会成为这个不正义行为和阴谋的帮凶，而这个阴谋的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就西班牙统治下的撒哈拉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当地人民的利益，他们的真正愿望，而不是某些邻国的权利主张。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废除大会去年通过的含糊不清而诡诈的决议，重新一心一意严格执行第1514(XV)号决议。在这件事情上，自从管理国决定使该领土非殖民化后，局势就显得很清楚。不能容许任何事物阻挠非殖民化的过程。等到该领土独立自主后，应由撒哈拉人民自己决定他们的前途，并决定是否愿意与任何一个邻国合并。但是，在达到独立的先决条件之前，任何邻国都不能自称它在撒哈拉的权利比撒哈拉人民的权利还大，也不能自称可以替撒哈拉人民作决定。

我国政府严重关注的另一件事是裁军问题。人人都在谈裁军，但事实上，这显然仅仅是在各大国自私自利的控制下的聋子对话。由于它们极端的利己主义，以上所说到的紧张地区才继续存在。各大国大叫大嚷说有意裁军，有些大国美其名称为“缓和”。但是，它们所说的裁军到底是什么？裁军到底包括什么范围？这些问题越来越迫切，因为那些大国继续制造越来越尖端的武器，高价卖给别国，让别国继续自相残杀，心里急想迅速赚回石油美元，或捞取黄金、钻石和其他矿藏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最近召开的所谓欧洲安全会议只是赤裸裸的一场胡闹；因为欧洲一面想要永远维持上一次战争后所划的边界，借此确保和平与安全，一面却忙着把精良的武器供给其他各洲，在别处散播残忍恐怖的事件。这样做法是不道德的。不，中东、东南亚，甚至非洲，决不能被那些致力维持和平与繁荣的国家当作它们设计的新武器的试验场。大国假如认为只要喊一声“缓和”就足以解决一切问题，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

某些人以为缓和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所有的门、巩固和平、促进非殖民

化、确保发展等等。只要世界有任何一部分的人生活在繁荣之中，而绝大多数的人生活在困苦之中，世界上就不会有缓和或和平。我国代表团认为，和平必须大家一律共享，而不可能有任何人独享。因此，达荷美认为大国不应该再装腔作势，我们要求超级大国仔细想一想我们的兄弟，大会的老前辈，沙特阿拉伯的巴鲁迪大使几天前在这个讲台上说的话。他说，与其谈缓和，不如谈谈理解。不错，有了理解，就会停止制造后勤武器、常规武器或其他性质的武器。如不把这类武器输出，不仅制造武器的国家，就是整个国际大家庭目前这一代和以后各代，都可确实获得和平与安全。我们希望大国和小国一起下决心走上这条路，只有这条路才能引导我们进入真正不断裁军的时代。

我国代表团现在要谈一谈几天前闭幕的第七届特别会议。我们对这个会议的结果记忆犹新，所以不必在此强调会议期间已讨论过的发展和国际合作问题。我国外交部长米歇尔·阿拉达耶同志曾经在此指出达荷美希望国际大家庭达成的目标，其中包括管制初级产品和原料的市场、按照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产品的价格，制定初级产品和原料价格的指数、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并使它民主化。

今天，经过了艰难努力的谈判后，我们可以感到骄傲的是我们在主要事项上已经达成协议；这是走向整个国际大家庭所渴望建立的新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步骤。现在我们必须开始实际的执行工作。达荷美谨希望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以及联合国其他各专门机构负起这项任务。

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在一般性辩论时对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这些议程项目发表一些意见。我们曾经说过，虽然本届大会开幕的时候，一向局势紧张的各地区都在相当平静的气氛之下，但是，大体上说，这种情况实际上并非得力本组织采取的直接行动，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超级大国因为头脑顽固，而且为了它们的民族自尊心，宁愿在联合国以外自己解决某些问题。我们曾经说过，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必须坦白地、诚心诚意地与秘书长合作，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我们说过，在审查宪章方面，我们必须修改否决权，因为在一九七五年，一个

超级大国的意志居然还能压倒安全理事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这是不对的。

我们说过，中东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巴勒斯坦问题，但是巴勒斯坦问题必须取得正义和公平的解决。

我们说过，塞浦路斯人民必须能够在团结一致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谈论西班牙统治的撒哈拉的问题说，联合国在执行第 1514(XV) 号决议的规定时，绝不能迁就任何先决条件。

我们也说过，真正的裁军基于大国之间的理解，而不是缓和，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停止输出武器和其他毁灭性工具。

最后，我们还说过，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成果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预兆，并使我们有希望看到富国和穷国之间存在的许多争执，通过对话以及自由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的方式，逐渐获得解决。

达荷美代表团希望我们刚才在这里非常谦虚地发表的一些意见能够启发第三十届会议的工作，并帮助我们推进和加强所有人民的和平、非殖民化及发展事业。

奥尔绍夫斯基先生（波兰）：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你当选大会第三十周年会议主席的重要职位。我们欢迎你这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你所代表的国家同我国有长期的认真合作关系。你的当选证明你个人普受推崇，也证明卢森堡在国际论坛所作的建设性努力也普受重视。

同时，我们今天向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和第七届特别联大主席，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表示谢意，谢谢他对两届会议的工作所作的杰出贡献。

波兰很高兴欢迎下列三个新的联合国会员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佛得角共和国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它们的加入联合国只不过再度证实了殖民时代的残迹日渐从世界的地貌中消失，也证实了本组织越来越趋于普及。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虽然申请入会，却不在新加入的会员国中。越南人民通过英勇的斗争，证明了他们对自由和独立坚贞不渝的热爱。这两个越南国家充分证明了自己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因此，它们有充分的资格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波兰坚决支持联合国接纳这两个越南国家为联合国会员国。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征是缓和势头的日渐高涨；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加强努力，以达成持久的和平与国际安全。在国际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作用的不仅是大国，中小国家也是一样，因为持久的和平、安全、社会和经济的进展只有在缓和、和平共处、公正互利的国际合作的状况中才能实现。

本届会议令人想起了三十年前的两件大事：反纳粹联盟战胜法西斯主义和本组织的成立。这两件大事在历史上是相互关联的。

联合国成立的目的是“欲免后世再遭战祸”。联合国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集体努力而成立的，他们团结一致以恢复和维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为了达到这些目标，首先必须击败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因为它们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践踏一切的人权。那个划时代悲剧的教训成为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我们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难者，因此，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历久不变的，永远合乎时代潮流的。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联合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就可以说目前已经证明可以使本组织创始人所揭示的宗旨更接近实现。我们从紧张和冷战时期转向缓和，其中包括国际关系上不断出现的新领域；我们转向不断扩大和平共处原则的实际应用。现在世界上没有一处发生国与国之间的公开武器冲突，这是三十年来仅有的现象。

虽然军备竞赛还没有停止，核战争的危险还没有避免，虽然许多迫切的困难的问题继续存在，新老殖民主义的残余仍待扫除，虽然缓和还没有伸展到所有区域，但我们可以欣慰地说，在过去三十年我们已经有的大的进展，从战争进展到和平，从冷战进展到和平合作。

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各国和本组织面临以下一系列的问题：今后缓和的势头应该

具有什么性质？应当赋给它们什么样的内容？应当怎样使它们加速发展，使它们无法扭转？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必须充分实施和平共处的原则，用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及限制军备竞赛；必须建立互信和扩展全面的国际合作。联合国必须在执行这项艰巨任务方面担负重要任务。

关于这点，请让我详细谈一下最近召开但已成为历史性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所得出的一些结论。的确，欧安会的决定正一劳永逸地结束欧洲的战后时期，并且成为与会各国之间和平、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坚强基础。安全和合作会议不仅对欧洲而且也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认识到欧洲的和平与安全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密切相互依存，深信欧洲对世界的和平发展可以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把欧洲变成一个和平及和平合作的区域。

我们减轻两个最强大的军事和政治集团在欧洲形成的紧张状态，借此帮助巩固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从而把欧洲各国节省下来的精力和资源转用于更有效地参与解决全球的问题。

赫尔辛基会议的最后文件表示欧洲国家充分支持联合国。关于与会各国之间关系的十项原则不仅是重申和发展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也是重申和发展大会《关于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合作原则的宣言》和《加强国际安全宣言》中所庄严宣布的原则。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意味着永远取消过去引起紧张、冲突和战争的一切领土权利要求，这些原则对欧洲和平的前途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安全和合作会议列举经济关系方面基于平等权利的广泛纲领，是欧洲安全的主要部分。的确，这个纲领必能加强和平的物质基础。这次会议关于文化交流和其他接触的决定是为了创造了条件来加强各国之间的信赖和了解。这些决定的实行，必能在适当尊重各国传统、风俗和法律的条件下，帮助发扬人道主义的崇高价值观念。

这次会议举行期间，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本着会议的精神，以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缔结的条约为基础，达成一项关于双方关系进一步正常化的协定。这项协定为扩展两国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并且对加强欧洲的缓和作出了贡献。

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中的各项决定是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国家和一切赞成和平共处的力量共同取得的一次伟大的胜利。我们还相信，这些决定使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的前景更接近实现。

波兰曾在赫尔辛基宣布，现在又在这个世界讲坛上坚决重申，波兰决心积极参加实施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决定，决心执行这些决定以增进我们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

我们深信，联合国可以成一个论坛来普遍传播欧洲这些正面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推展到世界其他地区。

由于军备螺旋式地增长，现阶段国际关系中的迫切任务就是加紧努力限制军备竞赛和着手采取裁军措施。当前的形势一方面迫切需要在裁军方面设法获致重大的进展，另一方面也提供这种进展的机会。联合国既是最重要的多边谈判的场所，应该发挥特殊作用，帮助拟订措施来遏止军备竞赛，并使裁军方面获致进展。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与协定，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对国际安全和裁军正作出重要贡献。

虽然大国在和平与国际安全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但绝不因此减轻整个国际大家庭推动裁军方面进展的义务。各国不论军事和经济潜力如何，都能够而且都应该对进行谈判和采取建设性裁军措施的进程作出自己的贡献。所有国家参加讨论这些事项的最适当的论坛，应该是世界裁军会议。

同样地，我们非常重视关于中欧共同裁减武装部队和军备的维也纳会谈。这些会谈现在应当进入更有成效的阶段。

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国家，在联合国一贯提出裁军方面具体步骤的方案，这些步骤包括：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各裁减百分之十的军事预算，并将节省下来的一部分经费用来援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彻底销毁化学武器。

我们欢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禁止把改变环境的技术用于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用途的公约草案。

我们支持苏联关于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的倡议，这个倡议符合许多联合国决议和最近在利马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的决定等所载的规定。

我们也充分支持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这个论坛就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禁止这种武器的新系统问题提出的新的重要倡议。

减少和消除核战争危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充分生效并得到各国普遍加入。我们深信，这项条约的审查会议的工作和成果将有助于这些目标的实施。相同地，在世界各个区域设立无核区，也有助于加强不扩散核武器的办法。

我们虽然强调世界形势中的积极因素，但并没有抹杀世界各地仍旧存在的严重紧张状态。

在智利，法西斯主义的恐怖分子继续干着破坏智利人民民主力量的罪恶勾当。

在中东，尽管炮声沉寂了，我们不相信可以不实施人人都知道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全面解决办法，或者在日内瓦和平会议之外，而能够解决这个区域的问题。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仍然被剥夺了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

关于塞浦路斯，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至今一直没有实施。

在南非，种族隔离虽被联合国视为是违反人性的罪行，可是种族主义政权还在推行这种政策，并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在南罗得西亚，土著人民和过去一样至今还在种族主义的枷锁压迫之下。

这一切都是破坏和平与和平共存、民族自决与社会进展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若干明显例证。

因为我们必须加强努力巩固世界和平的前途，所以应该提请大家更注意世界最大一洲即亚洲的安全问题。我们认为亚洲发生的问题，如果实施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便可以得到适当的解决办法。

波兰还认为，大会如果在本届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创造有利条件，使朝鲜的停战变为持久和平，并加速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必可帮助解决朝鲜问题，并进一步减轻亚洲的紧张状态。

就各国的发展，它们之间全面的合作和创造新的、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言，和平、国际安全、缓和和裁军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波兰现正通过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同我们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体系内密切联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也同具有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建立了这种合作和贸易。同时，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将进一步扩大参与联合国系统内各经济组织的工作。

我们相信，《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对基于新的公正原则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建立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最近结束的第七届特别联大同样也是辩论和建设性决定的重要论坛。因为国际经济合作的现有体制既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因此已经不能适应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的需要，所以必须重新建立国际经济关系。第六届特别联大的决定、《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以及第七届特别联大的决定中所体现的新原则和新手段，必能促进整个国际大家庭的利益；必能促进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必能在无差别待遇的基础上，为了所有有关方面的共同利益，来管制各国间公正合理的经济合作。

我们确信，全球各地的经济发展和不均衡的消除，将加强更广泛的经济合作，

从而成为巩固和平和缓和的重要因素。

波兰在世界上的独立存在和地位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促成波兰社会经济的蓬勃增长。我们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其他国家的友谊和联盟是我们安全的奠基石。这种友谊和联盟使我们可以按照兄弟互助和互利的原则，成功地解决发展的问题。即将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七届大会将制订出我们在发展和改善广大人民福利方面的新远景。

我们也认为巩固和平与安全，确立无法扭转的缓和，并将缓和推展到国际生活的新领域，是我们本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改善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计划成功执行的条件。

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仍旧是推动世界上各项积极变革的原动力。这个大家庭的建设性政策，对国际关系的正常化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加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社会方面也有不少问题需要采取行动。现在我只谈谈其中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上妇女的情况。最近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举出了许多阻止实施妇女权利和合法愿望的障碍，并且说明了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支持这个会议的决定，并且宣布赞成将这些决定付诸建设性的实施。我们认为，这些决定的实施是社会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和平教育问题。为了人类的利益和人类的前途，应使年轻一代牢记联合国宪章的崇高理想。关于这一点，我谨复述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去年在这个论坛上代表波兰人民发出的呼吁：

“让我们尽力使这个令人类备受痛苦的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成为一个和平建设和着重和平的教育时代”（第二二六四次会议，第17页）。

联合国三十年来的成绩中包括会员国全面努力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扩展各国之间全面互利的合作。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努力不懈的工作，为这个目标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诚恳地希望，联合国在缓和的状况下将证明它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更进一步、更有效地充分实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波兰一向积极维护宪章的条文和精神，因此想乘这个机会，着重地重申：提高本组织工作效率的途径并不在于修改宪章，而在于实际的国际关系上严格尊重宪章的原则和规定，并更充分地利用宪章所提供的建设性办法。联合国宪章已饱经实际的考验，并且帮助解决错综复杂的现代世界所产生的许多问题。

我愿向大会保证，波兰人民共和国将同以往一样继续不断设法提高联合国的效率，设法扩展全面的国际合作，加速推动全世界各地的社经发展、缓和、国际安全与和平。

范埃尔斯朗德先生（比利时）：主席先生，欧洲，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对你在本组织庆祝三十周年之际，当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深感荣幸。你昨天已经提过的我们两国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之深；我对你以热情态度追思第一任主席伟大政治家史巴克先生的感谢之意；我对你的敬仰之忱；我们经常共同关怀的问题之多——这些都是比利时热烈祝贺的理由，也证明了我们坚信你一定会对本大会的成功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首先，让我祝贺联合国秘书长所作的报告（A/10001）。象以往一样，这是一篇佳作，而且在导言中（A/10001/Add.1），他不偏不倚，明白指出了国际行动的各种缺陷。

欧洲共同体的国家和政府元首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的欧洲理事会宣言充分指出了欧洲对联合国的任务和前途的关心。再度对联合国表示信任之后，九国表示决心，协调合作，帮助共同体，使其圆满达成任务，以求促进和解和对话。

为促成这种共同行动，九国决定，为确保法治起见，现行的宪章和议事规则必须给予尊重。

宪章常被称为本组织的组织法或基本文书，是法律的唯一来源。宪章和其中所确定的目标和原则以及为达成这些所提供的机构是主权国在加入联合国时所认可的。

采取违反宪章的精神和文字的措施不可能期望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更不可能作为修正它的基本文书的理由。确实，只有在宪章的结构中，依从它的原则，联合国才得以发挥大家欣然承认的主要政治作用，而且只有用这种方式，它才得以保持、甚至加强它的普遍性。

那是否就意指宪章是完美无缺的或者是永远不应改变呢？我们必须了解，联合国从创立到现在已经经过了三十年，世界经历过许多混乱，见证过许多巨大变化。

那么，考虑修宪不是更有逻辑性，而我们也认识到有些人想朝这方向前进？不过，我们深信这种活动必须依照宪章为其自身所提供的程序来进行。比利时同意，为改进本组织的活动所不可缺的修宪是必须作的，但同时我们促请对这种行动的性质及其可能的后果详加考虑。我们相信，在这重要的方面，卤莽从事是不行的，因为结果常会不符期望。

修宪决不是解决联合国必须处理的某些困难的唯一途径。有许多其他途径，尤其是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联合国新结构专家小组报告所提出的，我们应当优先考虑。

全世界都渴望和平。因为安全是靠不诉诸暴力来保障的，不诉诸暴力无疑是建立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单靠它和平是无法建立的：只有在会员国在各个领域都能积极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因为那是各民族间社会正义的一个因素——和平才得以保障。

不过，各会员国有了积极的合作，个人也必须给予保证尊重他们的人权。我们认为，那是超乎国家权利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之上的。

这里，让我在下面谈谈已说过的三大问题：和平与安全，国际经济合作以及尊重人权。

比利时特别努力以求的安定与整个欧洲大陆的安全息息相关。我国坚信，光是朝内，安全是无法获得的；安全的涵义是积极承担义务，也是一个走向更紧密、更坚强团结的运动。

比利时的安全由它所同意承担的义务所保证，它在欧洲大陆的“缓和”的发展

上作了贡献。在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闭幕时的八月一日最后决议书是这个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使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意向符合一致。

不过，只有在政治关系的改进与军事安全的具体改进齐头并进的情形下，真正的“缓和”才有实现的可能，那就是说，中欧裁军谈判非达成圆满结果不可。

全世界的军事支出——据有些估计已超过2,000亿美元——消耗资金多于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总和。这个比例在我国是倒转过来的：国防预算事实上少于教育预算的半数。但这个世界上非常不祥的征兆是核潜力的发展，今天它已可以摧毁世界人口的二十五倍。

因此，世界舆论愈来愈急于要求对裁军和武器的管制，采取必要的行动。

从没有任何其他领域的谈判象裁军问题一样拖延那么久才开始进行，而在开始之后，又遭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一九七五年也很少有比较乐观的可能。

核裁军问题现在比以前更需要及时处理，因为对于不扩散条约的有效性疑念已生。所有正当地拒绝自备核武力的会员国都有权要求所有的核武器强国履行特别义务，采取具体行动以停止军备竞赛。假如它们不那样做，目前的脆弱的均衡就不能维持。在这一点上，朝着同样的目标，两个超级大国大可以在它们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以低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所设想的数额，确立它们的战略武器的最高水平。

有核国家对核裁军有根本分歧的立场，这种困难我们了解；但比利时仍然坚持全面停止军事目的的核试验。朝着这个目标，必须竭尽各种努力，但结果必须靠得住：要有有约束力的条款；也要有为禁止核试验条约所接受的那种类型的管制。

我们切不可只见核裁军的不可置疑的重要性，不见全世界常规武器积累的各色各样的危险性。因为这些问题的政治和技术的复杂性，区域性的谈判无疑是最可能有所进展的谈判方式。不过，常规武器管制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军火贸易是大可以从世界一级去处理的。

谈和平的问题而略去当前的冲突是不可能的。埃及和以色列政府刚达成的协

议对中东问题解决的前景应有所改进。达成的协议从纯形式的观点看，诚然只是一个关于军事上脱离接触的协议。不过，我们相信，由于埃及和以色列当局的和平愿望和智慧，这个协议有特殊的政治性，对走向和平是大可以构成决定性的一步的。当然，在全球性的解决达成之前，和平是不会真正存在的，但是我们同意曾经采取行动对协议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基辛格先生的说法：和平必须是依着条理一步一步建立的。要成功，这个过程就必须持续不断。因此，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必须在这次作出新的进展；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愿望必须有具体的努力去满足它，使他们也能与这地区所有的国家和平相处。

我不想在离开中东问题以前不提到与我们有友谊连系的国家——黎巴嫩目前的悲惨事件。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是中东均衡的重要因素。让我们希望它会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很快就恢复和平。

秘书长为促成塞浦路斯希土两族的对话，以该岛问题的解决，作了卓越的努力，但徒劳无功，比利时很感失望。进一步的努力应当尽快做出，联合国的作用就是要促使双方达成协议。因此千万不可采取可能引起情况恶化的单方面的行动。

本大会对这个问题将举行辩论。要有建设性就必须客观；要客观，在我看来，去年我们采用的议事规则，今年必须继续使用，而且在大会辩论之前，两族的代表团的意见必须在特别政治委员会上听取。

对南非的问题，比利时的立场是明白而不变的。九国的八月二十六日最近宣言忠实、明确、全面地反映了我们对纳米比亚的立场。

种族隔离仍然是一个没有道理的政策。罗得西亚和南非，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注意到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的立场已经比较软化；但它们软化有限，因此我们的立场不变，因为我们相信，只有这些当局作出远超以前的努力，问题才能解决。

借此机会，我要效法意大利外长，以欧洲共同体代理主席名义，欢迎莫桑比克、佛得角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三个新国。世界组织会发现它们的贡献将是很有可观的。

在我表示欢迎三个新会员国之后，我又不得不表示遗憾，一些亚洲国家没有参加我们共同工作，特别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普遍原则是一个不容有例外的原则，每一个符合宪章第四条的标准的，只要它愿意，都有权加入本组织。这就是为什么代表团投票支持九月十九日的第3366(XXX)号决议，要求安全理事会重新考虑让这两个新国家入会的理由。

我们这样陈述立场，同时必须坦白地说，我们深为大韩民国也提出同样要求之事所困扰。朝鲜半岛现在存在着两个国家。那是个事实；而统一的原则，有些人说是考虑入会的先决条件，那是特别难于取信人的，因为这原则在某些场合被援引，但在另外一些场合却被忽略。

两个合法政府的争论是我们极为关心的问题。因此，我们希望做进一步的努力团结本组织会员的多数，以支持尊重两国主权和维持和平机构的决议。

欧洲的团结仍然是，而且愈来愈是，我国政策的奠基石。我们的目标是创立经济的联盟和加强政治的联盟。要作到这一点我们的政策就必须建立于欧洲共同体基础所在的民主价值之上。

共同体的九国政府经常共同工作以建设欧洲，这种合作也推及于外交政策的问题。因此，欧洲国家对葡萄牙政局的发展，非常关心。欧洲是民主价值观念的策源地，同时希望它永远是这些价值观念的汇合点。葡萄牙人民在民主和多元制度代表之下加入他们所属的欧洲，是会受到欢迎的。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这种一致政治行动的发展，在联合国内部也已表现出来。九国对本组织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将确立一致的立场，而且他们将逐渐地透过一个发言人来陈述这些立场。

这种团结对共同体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同样有效的。在洛美协定里，共同体希望重新考虑它与四十六个非洲、太平洋和加勒比各岛的关系。特别是洛美协定已经以设立一个基金来稳定出口收益，和提出一个新方式的工业合作的办法，开辟了新局面。

我们也欢迎大会上星期结束的第七届特别会议。在那里，共同体的成员国是作为一个个体参与谈判的。我们的代表团，碰到的问题困难而且巨大，但他们以对话和抑制的精神，终于达成了一致通过的现实的结论。

有史第一次，通过的结论是建立在超乎条文本身之外的互信之上。不管所遇到的困难多大，基于谅解的精神，我们都一一克服了。费时长久、困难重重的谈判既然结束了，我们必须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底，以处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现在必须着手采取积极而现实的行动步骤。我国接受这个复杂的情况，将会对各种继续进行的对话作出充分的贡献，特别是巴黎会议和第四次贸易和发展会议。

现在让我谈谈最后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权问题。

去年，从同一个讲坛，我强调比利时一直认为联合国从创立起就是人权的最佳保证者，我们一直期望联合国会使这方面的法律受到尊重。

但必须承认的是，在世界许多地区人权仍被侵犯。有些国家以主权的无形之墙作掩护，还有比这事实更令人感到遗憾的吗？在这方面，让我指出西欧国家的具有远见的态度，它们已建立一个欧洲人权法庭，在那个法庭里，国家主权原则是不准援引的。

个人权利被侵犯时，国民有权上诉国际法庭，比利时是首先对它的国民赋予此种权利的国家之一。我希望，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参加国都采取这个态度。与会的三十五国既然同意签署共同起草的条文所列入的各项原则，它们之间有关执行方面的对话在将来就不得视为干涉内政。

我很高兴，联合国在这方面并不是没有活动。一点也不。

本组织去年做了一项杰出的努力来处理酷刑的严重问题。第五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及罪犯待遇大会继续了这个工作，它的报告将会帮助大会在这次三十届会议中做出进一步的工作。比利时政府对于这一点非常满意，因为关于世界许多地区在肉体和精神方面使用酷刑的报告的重新出现，使得本组织的努力比以往更见迫切。

我们极为赞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不懈的努力。他在执行任务时，一定会获得

比利时的全力支持。比利时一直都欢迎政治难民到我们国土来，而且也将这样继续做下去。战争结束以来，我国接纳了约 70,000 难民。他们象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来自不同的大陆，这是意识形态、种族或宗教的不容异己现象引起的暴乱所造成的结果。他们来自数千里以外的国家，气候和文化都与我们大不相同；有时甚至在他们到达之后，才知道有我国的存在。在我国，他们享有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难民地位公约所提供的利益，可以得到永久居留权和优先获得工作许可权。同时他们享有与比利时国民一样的社会利益。此外，比利时立法允许他们在我国定居三年之后申请归化。

我政府忠于这个使命，在过去十二个月里，继续接纳了政治难民。此外，今年我们积极参加了大会二十九届会议设立的领土庇护专家小组的工作。

我国准备支持扩大高级专员权限的各种努力，特别是使他有权采取行动，保护难民。

响应联合国保护残废的努力，本代表团今年将向大会提出一项关于残废者权利宣言草案。

比利时政府欢迎今年本组织在国际妇女年的范围内为提高妇女地位所作的各种努力。比利时政府在国际年的范围之内，并配合这个全世界的运动，在本国采取了重要行动，在联合国之内它也尽力而为。在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协商委员会和会议本身里，比利时都积极参加了世界行动计划的拟订。这个计划若能理所当然地付诸实施，就可以导致妇女平等的紧要合理的事业的重大进展。

虽有这些积极的发展，我们必须确认联合国似乎在保障人权方面仍不够完备。因此，比利时代表团很高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议程中列有一项标题“在联合国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的各种可供选择途径、方式和方法”的项目。我们希望这问题的辩论会是建设性的，能够提出本组织完成这重要领域内任务的方法。

我国政府一直认为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对这任务的成功是必要的。在这里，我愿向那些非政府组织为保障和防卫人权所作建设性的和无偏见的行动致敬。

我要顺便说明，我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所作所为，极为重视，而且在这一点上，我们将极力反对想缩小它们权限的任何企图。

自动地、广泛地求助于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制度，在我国政府看来，是极为需要的。

关于这问题，我所愿意表扬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已决定派遣调查工作小组前往智利。智利政府，在同意接受小组，容许其执行任务之后，最后又延迟批准，比利时政府对此深感遗憾。我国政府希望，智利当局会尽速改变我们认为极为遗憾的决定。

不过，智利不是唯一人权受到攻击的国家。此外，我还注意到，只有在控诉的事件开始一年半之后，经过了困难的谈判，派遣调查工作小组前往智利的决定才被采纳。这种程序太繁琐、冗长而危险，因为它不是自动的。我们能否乘辩论议程项目所提供的时机，来研究一下推广调查委员会制度的可能性？我们应当能够把案件提交这类委员会的程序成为自动，建立它们的组成规则并考虑作出一项一般性的宣言，其中由各会员国表示愿意随时接纳这类委员会的访问。这类委员会派出时必须依据以客观标准订出的程序。在所有国家接受这宣言之前，我们可以先列出准备立即认可这个宣言的国家名单，以利推行。这当然是一项很远大的计划，但却是本代表团准备参加讨论和立即认可的计划。

我愿以此声明来结束我的演说：任何加强联合国防卫人权的有效性的提案都会获得比利时的赞同。

哈拉巴里先生（伊朗）：主席先生，本届大会在新活力的迹象中，在高涨的期望的气氛中开幕。因此，由具有你的智慧与经验的人来主持会议、审议工作是很适当的。我代表我国政府祝贺你担任这个高的职位，并期待你的指导。

我国代表团希望向你的前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先生致以特别的颂赞，因为他杰出地主持了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他的有力领导在使本组织达成其有史以来所作的若干最重大决定上是很有帮助的。

瓦尔德海姆秘书长一直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尊敬，我们现在再度向他提供我们的支持和合作。

让我再利用这个机会，热烈地欢迎佛得角、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三个共和国加入到我们中间，接纳它们为联合国会员国已使我们更接近完全的普遍性。

在联合国三十周年期间，正当人类的事情有了革命性变革的时候，我们在此开会。过去三十年来，眼见到国际局势的一些最深远的变化。这项改变的最显著特点便是我们看到的第三世界的新生气象，它们正在奋力打破不平等关系的旧局面，这个局面是建立在富国牺牲穷国的利益取得永久的成长的错误理论上，这个局面也反映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上。

正是这种破除旧习的作法，使得联合国内部在它纪念诞生三十周年的时候产生了动乱的征象。联合国受到攻击，因为它反映了极大多数被剥夺国家的愿望，它们要求公平分享世界的繁荣、不再接受一个过去时代中所制造的一面倒的规律，并且要反对不平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不过，假如联合国反映这些愿望，那么它也在同样地提供着对话的场合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可以从最近结束的大会特别会议看出。因此，对政治家风度的考验就是不要放弃联合国，因为这个组织反映了世界局势的现实情况，而是要掌握住目前情况的根本原因。

联合国从来就不缺乏批评，并且没有人能否认，其中一些批评是有理的，也是出于真心的。

假如我们回顾过去三十年的记录，我们发现就象任何其它人类事业一样，在总结的帐上总有正的方面和负的方面。但是，虽然本组织进行工作时，受到种种限制，它还是在维持和平、非殖民化和经济发展等方面，以及社会和人道领域里取得了一系列的值得赞赏的成就。

在这个三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刻，让我们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保证用可以重新燃点起三十年前人类所寄与本组织的希望的方式来行动。

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件带来了新的发展，使当前问题许多方面的变化显得突出。在印度支那，战争终于结束了，历史上悲剧性的一章终于结束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召开；朝向达成中东问题的永久解决也迈进了一大步。

在过去一年间，还有其他十分重要的事件，但我想单就同我国有比较直接利害关系的方面作出评论。

许多年来，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我高兴地告知大会：我们终于切实消除了两国之间的分歧。

一九七五年三月六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输出组织）首脑会议时，我们尊贵的国王同伊拉克革命指导委员会副主席在一次会晤中，就边境陆地和河流的确定划界和重新建立睦邻关系作出了决定。因而一个合作的新纪元开始了，所有人民不需再因袭旧时代的重担，可以在许多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创新的局面。

这一发展可能同时使我们的各邻国，波斯湾的沿海国家，增进合作维持这个重要水道内的和平与安全。

我愿意趁这个时机正式宣告我国政府对所有努力促成伊朗和伊拉克和解的政府和个人深表真挚感激和谢意。我特别感到荣幸而且高兴地提到胡阿里·布迈丁主席。有赖他不懈的努力，才能有那个成就。我也愿意向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和他能干的助理们表示我们的谢意，他们在谈判各个阶段的出席和合作是极有价值的。

在中东，战火重燃的危险仍未消除。我们固然非常欢迎最近的和平的倡议，我们却无法不注意到在冲突地区的真正解决办法仍付阙如。问题的核心是以色列拒绝归还它用武力占领的土地，以及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也具有以色列自己人民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样权利。

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必须鼓励各方为持久的和平打下基础。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赞扬基辛格国务卿今年为西奈地区脱离军事接触新协定的诞生所作出的努力。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尽管早先有挫折，这些努力终于有了正面的成绩，而一个新的部队脱离接触经证明有达成可能。在整个冗长、艰难且往往令人沮丧的过程中，萨达特总统表现了卓越的政治家精神。在他的许多值得赞扬的决定中，使我们非常满意的有苏伊士运河的重开以及使该地区约60万离散的居民重新定居。

我们同样称赞联合国紧急部队和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的延长，我们高度重视联合国部队所负任务的重要性，我们自己在秘书长的紧急要求下，也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提供了一个特遣队。我们坚信这些部队的驻留西奈和戈兰区域将能促进实现最后的和平解决。不过，这种驻留不应允许僵局持续下去。

我国政府继续认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其他有关的决议，这些决议要求以色列部队从一九六七年战争所占有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领土撤退、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各种合法的权利以及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对它们的承认。

我们建议在中东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这项建议背后存在的忧虑仍然是我们增无减地全神贯注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原因。去年我们有机会向大会解释促使我们尊贵的国王再度建议在我们的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各种动机。因此我无须重复同样的话题。但是有两个基本要点值得再提。

第一、由于对能源缺乏的恐惧而造成核技术的扩散急剧地增加了核武器扩散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制订制止这种武器扩散的新方法。

第二、在我们地区动荡的政治气氛中，带进核武器这件事不但不能小看，而且它还构成核武器扩散的最危险的一面。它将严重扰乱这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展望。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再次提请注意采取重大的国际行动的必要性。由于伊朗和埃及的请求，去年几乎全体一致同意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都投了赞成票，我们对此感到非常的欣慰。

将核武器带进冲突地区是核武器扩散的毒害性较大的一方面，但是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也不容我们忽视。不应该忘记的基本事实是，扩散的问题本质上是大国军火库内现有核武器的繁衍问题。

虽然有一些这类国家表示非常有兴趣于限制核武器的扩散，它们并不相称地愿意制止军备限制用语所称的“纵向扩散”。

毫无疑问，我们看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各协定作为促进缓和以及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国间的战略关系发生进一步稳定影响的工具的好处。虽然如此，我们认为战略运载工具的过高限额和协议的核武器试验的过高限度，是使核军备竞赛合法化而非加以限制。

我国在去年获选为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成员也是世界裁军会议特设委员会的积极参加者，将继续朝着达到全面和彻底裁军的重大目标而积极地工作。

但是，在尚未达到这个目标和没有保证各国安全的其他办法时，各国除了注意自己国家安全的需求外，没有其他依靠。

关于印度洋，我国一贯强调有必要保持这地区没有大国竞争和比赛性的军备集结的情况。贸易航线和海洋通道的安全对这区域的所有国家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怀着这种最重要的关心，参加印度洋其他沿海国家在区域内设立和平区的努力。

区域内各国间促进区域安全和繁荣的合作，可以因消灭外来势力在场的理论根据而大大提高达到和平区目标的机会，因为外来势力的在场历来都是基于确保贸易安全和稳固通道的需要。取得这样的成果的前景使我们对拟议的印度洋沿海和内陆国家会议，感到乐观。

在今年联合国体制里的重要事件中，我要一提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这个会议通过的两个主要文件——《行动计划》和《墨西哥宣言》——是妇女解放历史的里程碑，对于使妇女充分参加社会必须采取的措施列举了一些原则并向各国政府提供了明确的指针。

今年发生的另一件重大的国际事件是专门讨论发展和经济合作的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召开。九月十六日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的决议，其重要性几乎无需再加强调。这个文件是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通过后一年出现的。它的具体措施，目的在达成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全面目标，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原则上却是朝着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和增加发展中国家个别地或集体地推进发展的能力，迈进了第一步。

我们固然欢迎这项决议，并希望这种建设性的意见交流将有助于国际关系新时代的展开，我们也可以对有些工业国家是否真会履行它们在联合国所作的承诺，表示怀疑。这种怀疑特别有理，因为会议刚刚结束，曾对发展事业许下诺言的一些工业世界的代表就发表了反对第三世界的言论。

在这方面令人吃惊的是，自从特别会议闭幕以后，工业世界的某些派系继续力图把目前的经济危机归咎于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甚而至于威胁同它们的盟邦采取共同行动，来粉碎石油生产国对能源价格的控制。

对于这个问题的真相，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曾经一再解释过。在我们这方面，过去两年来我们曾经多次提出数字，证明人为的低廉油价在一九七四年以前持续了几乎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在那一段时间内，我们这些国家越来越为工业化国家螺旋形的通货膨胀所困扰。

然而石油论战在最近几个月里更加顽固地变成派系之争。批评我们的人似乎忘记——或者忽略——一件事实，即油价调整是为了应付高度的通货膨胀，而且这项调整对物价上涨只发生了微不足道——不超过百分之二——的影响，而石油生产国自工业世界进口的货物费用却平均上涨百分之三十五。

批评我们的人抱怨所谓“卡特尔”“单方面”决定价格，我们应该提醒他们，先进国家的所有主要制成品的价格都是单方面决定的。即使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主要输出国的农业政策总是经由限制生产来维持昂贵价格，以避免他们所说的不适当的生产过剩而压低市价。

他们反对我们对我们的自然资源行使主权，尽管以往他们曾不惜一切努力地为各主要石油公司单方面地决定价格作辩解，并且不承认那是卡特尔行动。

他们主张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对别国利益有根本关系的领域内不得有独占的权力，尽管他们本身近年来曾采取各种片面决定，动摇了世界货币制度的根本，损害到许多其他国家。

他们绝不错过对最穷国家的困苦表示悲痛的机会。然而在他们主要因为廉价能源而达到繁荣的顶点时，他们却不断拒绝对穷国提供重大和充分的援助。几天前，在第七届特别会议上，他们甚至不答应把他们的官方发展援助到一九八〇年时提高到他们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零点七的这个小小的目标。

与此相反，单单在一九七四年一年中，石油生产国给非石油生产国的援助就超过了他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以伊朗为例，在同一年内，我们的双边和多边外援几达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

此外，遵照我国尊贵的国王的倡议，伊朗代表在维也纳举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这一次部长会议上，提议设立一个特别基金，来帮助最不发达国家，不管工业化国家是否愿意对此作出对比捐献。

事情的真相是，油价的调整是对工业国家的高率通货膨胀和制成品价格的反应，很多制成品价格近年来上涨了百分之三百。此外，要顾到经济现实，油价就应该和其他能源的生产费相符合。在这种情况下，又考虑到通货膨胀率的继续上升侵蚀到石油生产国的购买力，石油价格的调整有其经济上的必要。

让我们不要混淆问题。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石油的价格，这只不过是用来掩盖基本的问题。问题是，工业国家是否愿意同其他国家合作，建造一个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利的公正的新国际经济秩序。

石油输出组织各国已经表示了它们的诚意，把石油价格冻结到一九七五年九月，且已一再表示愿意合作，同消费国进行对话。它们四月前赴巴黎就是抱着这个目的。现在它们同意回到同一张会议桌上。现在该轮到工业国家表现它们的诚意了。

第七届特别会议一致通过了一套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措施，这是走向国际经济关系上的新纪元的第一步。但是我们的期望，必须在关于能源与其他原料的巴黎会议上受到考验。

撇开不必要的争论，我们希望工业化国家将认识到我们当前世界的实际情况，并接受互相依存的原则，把它看作联系所有富国穷国的双向大道。

会议于下午一时二十分散会